

春
張
恨
水
著
明
外
史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中華
民國
二十
年五
月出
版

春
明
外
史
(全十二集)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七至十二集合售銀五元
(外埠酌加郵費滙費)

著
作
者
張
恨
水

出
版
者
世
界
書
局

印
刷
者
世
界
書
局

發
行
所
暨
上
各
省
世
界
書
局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十一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七十二回 | 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 | 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 |
| 第七十三回 | 慷慨結交遊羣花繞座 | 荒唐作夫婦一月傾家 |
| 第七十四回 | 描寫情思填詞嘲豔跡 | 犧牲色相勸學走風塵 |
| 第七十五回 |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|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 |
| 第七十六回 | 入戶拾遺金終慚浙臉 |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 |
| 第七十七回 |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|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 |
| 第七十八回 | 一局詩謎衙客騷客集 |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 |

第七十二回

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

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

當時，在胡同裏走着，向四個八大爺，連聲道謝。又道：痛快痛快，昨天晚上，一股怨氣，完全沖出來了。那拈花雖然沒有銀妃那樣冰我們，但是他也很瞧我們不起。我們再請這四位大爺到他那裏去鬧一鬧。陳學平道：鬧一回還可以，那算是出氣。若是鬧了又鬧，人家疑心我們拿他作幌子，那可不好辦。馬翔雲道：這事也用不着那樣做圈套。拈花不是很羨慕楊杏園嗎？叫老陳邀着楊杏園和我們一塊兒去，他就會好好的招待了。侯潤甫道：要這樣，今晚上可就去不成了。陳學平道：本來也就不必今天去。好玩的地方，留着慢慢的玩，何必一天晚上，就把他玩



一個乾淨哩？侯潤甫道：我們還走一家嗎？陳學平道：不必，打兩盤球得了。坐久了，也該鬆動鬆動身體呢。陳學平一提，大家都同意，又到球房裏去。這打球也像抽烟一般，不抽烟倒也不過如此。一抽上了癮，就非抽足不可，所以打一兩盤球，決是不能休手的。他們一打球，一直就打到十二點鐘方始回家。到了次日，陳學平記着侯潤甫的約會，一吃了早點心，便到楊杏園寓所裏來。這個時候，已是陰歷三月快完，天氣十分暖和。院子裏擺滿了盆景，新葉子上，一點兒塵土沒有，生氣勃勃的。那兩株洋槐，稀疏的生出繭綢一般的嫩葉，映着院子地下的樹影，也清淡如無。沿着廊沿下，一列有幾盆白丁香花，一股香氣，直在太陽光裏蕩漾。陳學平走進來，只見楊杏園捧着一本書在廊下走來走去的看。正要喊他，他已看見了，便請他進屋子去坐。楊杏園道：我們好久不





見面了。初聽說北京有一個老同學，便很高興的找到一處談談。見了幾回面之後，究竟因爲出學校門以後，年數隔得多了，性情都有些改變，見個一二回面，感情依然恢復不起來，所以又淡下來，你說是不是？陳學平笑道：這話果然，我也這樣想着，只是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什麼難事，經你們新聞記者一揣摸，就有頭有尾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並不是揣摸，事實就是這樣。就像你到我這兒來，不是很難得的一件事嗎？陳學平笑道：無事不登三寶殿，無緣無故我是不來。不過今天來，完全是爲你的事，不是爲我的事。楊杏園道：爲我的事嗎？我很願聞其詳。陳學平道：你有多久不逛胡同了？楊杏園一合掌，微笑道：禪心已作沾泥絮……陳學平道：我最討厭佛學，玄之又玄，你別和我鬧什麼機鋒。楊杏園道：大好春光，什麼玩的地方也好去，爲什麼要到胡同裏去？陳學平道：



我的話還沒說完，你先別攔着，讓我說完了，你就知道我有提到的理由了。因就把拈花欽慕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不要騙我，我不相信你的話。陳學平昂着頭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拈花拈花，你這一番好意，真是埋沒了。你很崇拜人家，人家絕對不肯信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說着，又望着楊杏園道：這人實在是你風塵中的知己。你不去看他，那都不要緊。你說沒有這一回事，連我聽了都不服氣。說着將手上的手杖，戳着地板，鏗鏘的響。楊杏園道：有就有，何必發急呢？陳學平道：今晚上有工夫嗎？我陪你一路去見一見這人。楊杏園道：那倒不忙在一時，過兩天再去罷。陳學平笑道：你當着我面說不去，可別今晚上一個人溜去了。我有事，是常在胡同裏走的，我若遇見了你一個人去，可不能答應你。楊杏園道：我又不認識這人，一點感情沒有，我何必瞞着人去



呢？陳學平不能瞞了，就把侯潤甫受了冷落，要楊杏園給他去爭面子的話，詳細說了一遍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更不要去了。笑道：「我又不認識那位侯君，怎樣好去鑲人的邊？」陳學平道：「那要什麼緊，遊戲場中，一回見面二回熟，只要我一介紹，就是朋友了。況且人家對你，本來就很歡迎，決不嫌你走得冒昧的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也好，過個兩三天，我再奉陪罷。」陳學平倒信以為真，果然過着幾天之後再來約他。但是楊杏園居心不和他去，後來陳學平兩次打電話來找他，他都推諉過去了。四五天之後，是個陰天，早上下了一陣雨，下午雖然住了，兀自陰雲暗暗的。先在前面邀着富氏兄弟研究了一會子漢文，講得有些口渴，自回後面來喝茶，屋子裏涼風習習，覺得身上有些涼，找了一件薄棉衣服穿上。恰好這兩大報館裏收到的稿子，異常擁擠，又沒有什麼事，攤書坐了一



會，總是無聊。吃過晚飯，對着電燈枯坐，不由得亂想心事。忽然想到陳學平提的那個拈花，趁着今晚無事，何妨去看看。華伯平對我也曾提過，只是我沒有留心，就拋開了。若據他們的話看來，竟是真有其人，我倒應該證實一下。若這話是假的，我坐一會就走，那也沒有關係。這樣想着，立刻就有着要去的心事，於是換了件衣服，拿着帽子，就要去。轉身一想，不去也好，不要由此又墜入情網。這樣想着，把帽子摘下來，向衣架上一掛。接上第三個念頭：若是不去，真辜負了這人的一番好意。我能說一句甯可我負天下人嗎？到底戴上帽子，坐車到了翠香班。這天因爲天氣不十分好，胡同的遊客並不多。楊杏園走進門去，先且不叫拈花，依然過了一道點名的手續。點到拈花頭上，是個二十歲附近的女子，少不得仔細看了一眼。凡是一個人來尋花問柳的，妓女也就認



爲是專誠而來，況且今天人又少，一個人進來，越發是容易讓人注意。拈花看見他這樣，心裏也就有所動。名點過了，楊杏園便對龜奴道：你叫拈花罷。拈花正站在院子裏聽了這話，又猜上個兩三分，便請他進屋子去坐。楊杏園不等問，便先笑道：我姓楊。拈花臉一紅，點點頭道：哦！是的。他屋子裏有個三十多歲的阿姨，正拿着一把茶壺，要出門去，聽了我姓楊三個字，手叉着門簾子不走，却回轉頭來笑道：哎喲！我說呢。又對拈花笑道：我猜的話，也就有個五六成對啦。拈花道：你倒是沏茶去，怎麼站在門口？阿姨笑着去了，有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，送了菓碟到桌上來，他將菓碟放在桌上，兩隻眼睛，由頭上至腳下，却把楊杏園看了一個夠。楊杏園看他穿了一身綠格子布衣服，倒也乾淨。圓圓的臉兒，薄薄的敷了一層撲粉，倒顯得兩隻眼珠，分外的黑。楊杏園見他



望着，便笑問道：你認識我嗎？小姑娘低頭咬着嘴唇一笑，說道：我在報上老看見你的名字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也會看報嗎？他道：認識幾個字，不能全認。楊杏園道：據你這樣說，一定很好的了。你叫什麼名字？他笑了一笑，不肯說。楊杏園對拈花道：這大概是令妹了，怎樣不肯把名字告訴我。拈花笑道：他對生人，是瞎謫一個名字的，真名字，可是叫小妹妹。他對楊先生不肯說假名字，又不好意思說真名字，所以只好不作聲了。楊杏園道：有其姊必有其妹，這小妹妹，又玲瓏，又溫柔，很可愛呢。拈花笑道：一個糊塗孩子，不要太誇獎了。楊杏園一面說話，一面抬頭看時，見正中壁上虎皮箋的對聯，是春花秋月渾無奈，不由笑道：一肚皮不合時宜，在這一副對聯上很看得出來了。拈花道：這也是一個客人送的，我只覺得很自然，所以愛掛着，其實我是不敢當。拈花說話，可就



坐近了，和楊杏園只隔了一張桌子面。仔細看他臉色，雖然很是清秀，可是血氣不足，未免露出幾分憔悴。楊杏園一想，這人一定身世可憐，就是以目前而論，恐怕也很不得意。拈花見他對面平視，倒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便拿着碟子裏的紙包花生糖，剝了兩顆吃了。低着頭，目光射着手背，手上折疊着糖紙，笑着問道：楊先生不大出來玩玩了嗎？楊杏園聽他的口音，倒好像他知道自己從來愛逛似的。因道：從前倒是在胡同裏有一兩個熟人，現在因為事忙，晚上不大出門了。拈花笑道：這樣說，今天晚上何以又出來了哩？楊杏園道：這話恐怕老四未必肯信，今晚我是特意來拜訪的。那阿姨進來倒茶，便笑道：楊老爺怎麼知道我們四小姐是老四？楊杏園道：因為知道，所以才特意來拜訪。阿姨笑道：我們小姐天天看楊先生做的那個報。拈花笑道：你就不要說了，編



報都說不上來。阿姨道：「我又不認識字，知道什麼叫做編呢？」楊老爺，我們四小姐，就喜歡看你做的文章，看了就對我們說。他說你有一個要好姑娘……說到這裏，回頭對小妹妹問道：「叫什麼？」……哦？想起來，就叫梨雲。阿是？先是交關好，到後來……拈花笑道：「得了，別說了。這是人家自己的事，人家自己還不知道，要你來告訴他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這事很奇怪，你們何以會知道呢？」拈花道：「我看大作，那些無題本事詩，就知道一些了。」後來我們這裏一個老六的阿姨，跟過梨雲的，沒有事的時候，他常和我們說這件事，所以我是知道很詳細，我就常說，客人中果然有這樣的好人，有機會我總要見一見他。楊杏園笑道：「現在見着了，大失所望吧？」拈花道：「楊先生這話太客氣，是瞧我們不起的話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果然是瞧不起，我又爲什麼來了？」講着，便拉住小妹妹的手問道：「小



妹妹，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小妹妹笑了一笑。拈花道：我雖是今日認得你楊先生，可是你的爲人，我也猜到一半。楊杏園道：那是什麼緣故？拈花道：就因爲天天看報。楊杏園道：老四天天看報，你喜歡看那一門？拈花笑道：照例天天先看小說和小品文字，再看社會新聞。楊杏園道：緊要新聞不看嗎？拈花道：至多看看題目。我覺那些事，看了也沒有什麼興味。像我們這種人，可以說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。楊杏園只聽了他這一句話，知道他果然有些學問。便笑道：老四的唐詩很熟，大作一定很好。據我的朋友說，你寄過稿子到我那裏去，我可沒有收到。小妹妹在一邊接嘴道：寄過的，還在報上登出來了哩。楊杏園道：真的嗎？我真是善忘，怎麼不記得？拈花道：不是您善忘，我是用外號投稿的。除了我幾個熟人外，是沒有人知道的。楊杏園道：用的那一個外號，我很願知



道。拈花笑道：不要說罷，要是說出來了，楊先生回去把陳報翻出一查，就要羞死人。楊杏園道：不是我自負一句的話，無論什麼稿子，凡是經我的手發出去的，總可以看看，大作既然是登了報，大概總還好。拈花笑道：我那幾首歪詩，載出來已非真面目，楊先生改了好多了。楊杏園道：呀呵，對不住，我是胡鬧了，不要見怪。拈花道：那個時候我還和楊先生不認識，怎樣客氣得起來？就是認識，請楊先生改還請不到哩，那有見怪之理？楊杏園道：現在有什麼窗稿沒有，我很願意瞻仰瞻仰。拈花笑道：住在這樣昏天黑地的地方，那裏還有什麼窗稿？楊杏園心想，聽他的口音，竟是十分厭棄這青樓生活。但是他爲什麼不跟着人去從良呢？難道他還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嗎？心裏想着，手上拿着桌上砲台烟的烟筒，只是轉着撫弄，想出了神了。小妹妹以爲他要抽烟，就取



了一根煙，直遞到楊杏園嘴邊。楊杏園未便拒絕，只得抿着嘴唇，對他一笑，小妹妹又擦了火柴，給他點上煙。楊杏園將烟抽了兩口，放在烟灰缸子上。撫着小妹妹的手，却對拈花笑道：「這小妹妹善解人意，很讓人家歡喜，讀書一定很有希望的，現在還在讀書嗎？」拈花道：「他自己倒願意讀書。不過我看認識幾個字就可以了。認字認得太多了，徒亂人意。說到這裏長歎了一口氣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老四，我們是初交，我自然不便多談。但是徒亂人意，有些解法嗎？」拈花道：「花如解語，渾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，這就是我的解法。」楊杏園點頭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說時舉着茶杯，嘴唇抿着杯沿，漫漫的呷茶，臉上現出笑容。」拈花道：「這一笑大有文章。」楊杏園笑我嗎？楊杏園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我很佩服你老四會說話。你若加入文明交際場中，是一個上等人才。」拈花道：「噫！什麼上等



人才？在這個時代，女子到了我們這步田地，墮落不堪了。第一，就是沒有人格。說到這裏，他竟哽咽住了，眼睛裏水汪汪的，就要滾下淚來。他自己不好意思對生人這樣，便向北轉身對着櫥上的玻璃鏡去理鬢髮。話說到這裏，楊杏園倒沒有法子去安慰他，難道說青樓生活，不是墮落，勸人家望下幹不成。便搭訕着和小妹妹說道：你姐姐說，不讓你讀書，你的意思怎麼樣呢？小妹妹笑道：不怎麼樣？楊杏園笑道：這是菩薩話，小姑娘不許說這樣的話。我可勸你讀書，讀了書，什麼事，也不受人欺的。拈花聽說，走過來，仍舊在對面坐下。笑道：楊先生，你有這樣的美意，倒不如給他找一個人家，就算成全了他了。楊杏園笑道：好，可以。我路上還有幾個很漂亮的青年朋友，都等着結婚呢。拈花道：我是說老實話。你想，我已經自己害了自己，難道又害他不成？人家常說，胡同